

子贵母死的谢幕

——《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》研究

蒲 宣 伊

内容摘要:北魏政治有“子贵母死”的传统,至宣武帝已经接近结束。但宣武帝的猝然离世和孝明帝年幼即位,致使皇后高英与孝明帝生母胡氏之间,上演了一出最高权力争夺战,“子贵母死”再一次以血淋淋的姿态展现在历史舞台上。胡氏最终胜利,不仅完成了她由灵太妃转变为灵太后的升级,也为“子贵母死”划上了历史的句号。《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》为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,成为“子贵母死”研究的重要史料,而研究者较少注意佛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。

关键词:子贵母死 佛寺 高英 灵太后

一、《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》概论

1929年,洛阳东北三十里辅村南出土《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》^①(以下简称《高英墓志》),现藏于陕西碑林博物馆。其志盖阙,铭文录入如下:

尼讳英,姓高氏,渤海条人也。文昭皇太后之兄女。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,正始五年拜为皇后。帝崩,志愿道门,出俗为尼。以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薨于寺。十月十五日迁葬于芒山。弟子法王等一百人,痛容光之日远,惧陵谷之有移,敬铭泉石,以志不朽。其辞曰:

三空杳眇,四果攸绵,得门其几,惟哲惟贤。猗与上善,独悟斯缘,出尘解累,业道西禅。方穷福养,永保遐年,如何弗寿,祸降上天。徒众号慕,涕泗沦连,哀哀戚属,载擗载援。长辞人世,永即幽泉,式铭兹石,

^①赵万里: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(上)》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(第三辑)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6年,第46页。

芳猷有传。^①

尼慈义名高英,即《魏书》所载“宣武皇后高氏”^②。宣武帝在延昌四年(515)正月初十病逝,其子孝明帝即位,高英成为皇太后。同年三月朔日,高英出家至瑶光寺为尼,成为北魏历史上第一位出家的皇太后。高英无子,即位的孝明帝生母为太妃胡氏。高英的命运如此急剧变化,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?

《高英墓志》属于北魏历史研究的新资料,出土之后,立刻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。就目前所知,罗振玉先生是较早研究此墓志的学者。他在《瑶光寺尼慈义墓志跋》一文中,考证了几个方面的问题:其一,高英之父高偃为族母孝明文昭皇后的兄长,而非《魏书》所载弟亲;其二,高英入宫位次为夫人,而非《魏书》所载贵嫔;其三,高氏入宫于改年号前,也就是正始五年(508),而非《魏书》所载永平元年;其四,《魏书》载高英死于廿六日,志作廿四日,这是公布死讯与死亡时间的差别^③。罗文属于基本内容考据^④,并没有涉及背后的政治斗争以及子贵母死等问题。关于高英事迹,李凭先生不认同罗振玉观点,认为《魏书》所载更可信,一为《魏书》中载“贵人”并非不实,而是泛称;一为高英并非死于瑶光寺中,而是在二十四日被杀于寺外,二十六日送还尸首于瑶光寺^⑤。这两位先生论述全面,对本文多有启发。

除了上述研究,《高英墓志》补充了高英出家的动机,即“帝崩,志愿道门,出俗为尼”。而在现今的研究中,多使用此条史料以论证高英之死。苗威以此作为补充材料,整理了高英作为高句丽遗民的政治生涯^⑥;陈怀宇则以此证明高英之死与灵皇后胡氏的密切关系^⑦。苗霖霖使用此条材料证明高英斗争失败,为了躲避灵皇后胡氏的迫害而出家,并指出这与宣武帝时期废止子贵母死的故事相关^⑧。

子贵母死是北魏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,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曾有所讨论,

①李永强,余扶危:《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》,河南美术出版社,2011年,第308页。

②魏收:《魏书》卷一三《皇后列传·宣武皇后高氏传》,中华书局,2017年,第393页。

③该文收入罗振玉:《辽居乙稿》,西泠印社出版社,2005年,第45页。

④赵万里同意罗振玉看法,在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(上)》中全面引用,见该书第46页。

⑤李凭:《北魏宣武帝朝三后之争》,《学习与探索》2013年10期,第151-160页。

⑥苗威:《高句丽移民研究》,吉林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84页。

⑦陈怀宇:《景风梵声:中古宗教之诸相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2年,第166页。

⑧苗霖霖:《试析北魏孝文帝朝的四后之争》,《黑龙江社会科学》2016年第6期,第149-154页。

认为北魏的子贵母死是继承了汉代政策,属于“矫枉过正”,结果过于简单^①。田余庆先生著《拓跋史探》,结合北魏历史背景讨论“子贵母死”的特殊因由,深得学界认同^②。但是,子贵母死的政治传统什么时候完结?田先生的讨论是涉及到的,但并没有使用《高英墓志》的资料。其实,该墓志的背后隐藏着一起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,是我们理解子贵母死历史走向终结十分重要的史料。

二、从皇太后到尼慈义

《高英墓志》介绍高英是皇后,没有言及她的“皇太后”身份,直接写作“帝崩,志愿道门,出俗为尼”,似乎宣武帝一死,她便出家为尼。对照传世文献的记载,其中大有隐秘。《魏书·宣武皇后高氏传》有如下记载:

宣武皇后高氏,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。世宗纳为贵人,生皇子,早夭,又生建德公主。后拜为皇后,甚见礼重。性妒忌,宫人希得进御。及肃宗即位,上尊号曰皇太后。寻为尼,居瑶光寺,非大节庆,不入官中。建德公主始五六岁,灵太后恒置左右,抚爱之。神龟元年,太后出觐母武邑君。时天文有变,灵太后欲以后当祸,是夜暴崩,天下冤之。丧还瑶光佛寺,殡葬皆以尼礼。^③

宣武帝名恪,是孝文帝的继承人,母亲为高夫人,并非皇后。宣武帝即世宗,即位之后追认生母为文昭皇后^④。高皇后,是文昭皇后的外甥女,是宣武帝的表妹,政治背景相当深厚。高英生子夭折,又生有建德公主。宣武帝去世很突然,《魏书·世宗纪》载延昌“四年春正月甲寅,帝不豫,丁巳,崩于式乾殿,时年三十三。二月甲戌朔,上尊谥曰宣武皇帝,庙号世宗。甲午,葬景陵”^⑤。宣武帝发病到去世,只有三天时间,朝廷立刻迎来巨大变故。肃宗即孝明帝,宣武帝驾崩当夜即位,只有六岁的年幼皇帝,还不懂此时朝廷各派势力已经剑拔弩张。

原来的皇后高氏,是在成为“皇太后”之后才出家为尼的,而“皇太后”的获得,史书记载分明。《魏书·肃宗纪》载,“二月庚辰,尊皇后高氏为皇太

①赵翼:《陔余丛考》卷一六《元魏子贵母死之制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296-297页。

②田余庆:《拓跋史探》,三联书店,2003年。

③《魏书》卷一三《皇后列传·宣武皇后高氏传》,第393页。

④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,第229页。

⑤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,第257页。《资治通鉴》和胡注文字,与此完全一致,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四八,中华书局,1956年,4611页。

后”^①。可见,孝明帝即位后不久,高英被尊为皇太后。看来,《高英墓志》所载是一种有意的忽略,刻意隐去皇太后身份,与真实的历史过程不符,努力营造高英在宣武帝驾崩后主动选择出家的印象。皇太后具有法定的地位和权力,在年幼皇帝即位的背景下,皇太后往往充当新皇帝的守护者,甚至拥有政治上的最高权力。皇太后执掌政权,虽然是皇帝制度下的一种过渡形态,但对于朝廷而言,皇太后被奉为过渡时期的至尊,则往往是一种常态^②。

所以,高英既被奉为皇太后,政治地位的稳固应当没有问题,怎么会忽然出家为尼呢?《高英墓志》中解释是“志愿道门,出俗为尼”,出家是她的自愿。如果看《肃宗纪》所载,延昌四年“三月甲辰朔,皇太后出俗为尼,徙御金墉”^③,完全是平淡叙述,没有涉及原因,读者也难以获得真相。对此,《高英传》中多少有些透露:“寻为尼,居瑶光寺,非大节庆,不入宫中。”尤其从后面两句看,高英出家应该是一种驱逐,限制入宫最能说明问题。不仅如此,《魏书·天象志一之四》还有进一步的记载:“后废为尼,降居瑶光寺。”^④“废”字点出了关键,高英出家,是皇太后身份被废的结果;出家为尼,不过是给了一个出路而已。从《高英墓志》开始,我们通过阅读这些记载,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。出家原来是不得已的、是被迫的,而真实的原因在主导者那里,是不希望后人获知的。

高英被迫出家并没有带来最终的安全。《墓志》载她“以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薨于寺,十月十五日迁葬于芒山”。从延昌四年三月一日出家为尼到神龟元年(518)九月二十四日去世,高英为尼的时间约为三年六个月又二四天,最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。连高英人生最终的收场,《墓志》依然没有告诉我们实情。反而是《高英传》给出了因果解释,高英之死,是来自胡太后(灵太后)的安排,理由竟然是为了应对天象之变。“太后出觐母武邑君。时天文有变,灵太后欲以后当祸,是夜暴崩,天下冤之”^⑤。《天象志》载,“上崩后,废为尼,降居瑶光寺。寻为胡氏所害,以厌天变也”^⑥,与本传一致。魏收对此有一个解释,确实是从天象视角进行的,“月犯轩辕,女主忧之。其后皇太后高尼崩于瑶光寺。营室又主土功也。胡太后害高氏以厌天变,乃以后礼葬之”^⑦。

高英的政治对手灵太后(胡太后)终于渐渐显露出来,高英死在胡太后手

①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,第265页。

②参见祝总斌:《古代皇太后“称制”制度存在、延续的基本原因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2期,第146-153页。

③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,第266页。

④⑥《魏书》卷一〇五之四《天象志四》,第2664页。

⑤《魏书》卷一三《皇后列传·宣武皇后高氏传》,第393页。

⑦《魏书》卷一〇五之四《天象志四》,第2666页。

里,连书写《高英墓志》的文字,也应是胡太后旨意的反映。失败者的人生总结,也是由胜利的一方决定的,《高英墓志》再次提供了新证。然而,政治失败者高英是否是一个无辜者呢?历史的复杂性,不断地呈现出多样的面孔。

三、子贵母死的最后一幕

北魏由鲜卑人建立,在统一中国北方和国家制度不断进步的过程中,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传统,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“子贵母死”。据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载“魏故事,后宫产子将为储贰,其母皆赐死。太祖末年,后以旧法薨。太宗即位,追尊谥号,配飨太庙。自此后宫人为帝母,皆正位配飨焉”^①。所谓“故事”,即是“子贵母死”的传统。

在皇子被立为太子之后,皇帝赐死生母。新帝即位后,追封生母为先皇后,得正位配飨。这一传统,始于道武帝拓跋珪,在确立拓跋嗣为皇太子后,即赐死生母刘氏。拓跋嗣后追封刘氏为道武穆皇后,配飨太庙。此后,“子贵母死”作为一项政治传统,长期统治着北魏后宫。田余庆先生认为,子贵母死是为离散部落而起,为保证皇位的父子相传,在拓跋氏建国初期,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。随着形势的变化,部落对朝廷的威胁渐渐丧失。至献文帝时期,皇帝对于子贵母死的态度越发冷淡,不愿执行。不过由于文明太后的掌权,子贵母死转而成为后宫权力斗争的手段。文明太后死后,从孝文帝开始,子贵母死逐步走向终结,至宣武帝时期,“子贵母死之制事实上被废除”^②。

其实,在宣武帝之后,“子贵母死”的传统又发生过一次回光返照,凭借这个传统的阴魂,后宫的政治斗争再次上演惨烈剧目。宣武帝在世时,高皇后虽然没有儿子,但胡氏却为宣武帝生得一子,这就是后来孝明帝。胡氏因此晋升为充华嫔。宣武帝为了避免后宫争斗,孝明帝出生后,便“为择乳保,皆取良家宜子者,养于别宫,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”^③。皇子单独养护,防止发生意外,也有利于保护亲生母亲的安全。子贵母死的传统,从最初就是为了防范皇太后及其族人干扰皇权,所以给皇帝的生母带来了这种制度化危险。宣武帝的这一举措,后来的事实证明,效果并不明显。

高英身为皇后,深受皇帝宠爱,而她的家族,也深获宣武帝信赖,代表人物就是皇后的叔叔高肇。《魏书·高肇传》有如下记载:

世宗初,六辅专政,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,由是遂委信肇……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,构杀之。又说世宗防卫诸王,殆同囚禁。时顺皇后

①《魏书》卷一三《皇后列传·道武宣穆皇后刘氏传》,第381页。

②田余庆:《拓跋史探》,第59页。李凭在田先生研究的基础上,有自己的具体理解,见《北魏子贵母死故事考述》,《山西大学学报》1990年第1期,第69-74页。

③《魏书》卷一三《皇后列传·宣武灵皇后胡氏传》,第394页。

暴崩，世议言肇为之。皇子昌薨，金谓王显失于医疗，承肇意旨……肇又譖杀彭城王勰，由是朝野侧目，咸畏恶之。因此专权，与夺任己……高后既立，愈见宠信。肇既当衡轴，每事任己，本无学识，动违礼度，好改先朝旧制，出情妄作，减削封秩，抑黜勋人。由是怨声盈路矣。^①

宣武帝驾崩之时，高肇正率领军队征蜀，因为兵权在握，致使朝中的敌对势力十分紧张。为了对付高肇，孝明帝的即位十分仓促，但高肇的对手因此掌控了朝廷。后来高肇归朝，并没有采取不利朝廷的任何举动，反而是一路恸哭伤身，入朝之后不久就被杀害。宣武帝在世时，高肇有靠山，专权弄利，一旦靠山丧失，立刻显出软弱本性，很快被对手置于死地。

《魏书·肃宗纪》所记皇帝即位之后的大事，十分简洁：“四年春正月丁巳夜，即皇帝位。戊午，大赦天下。己未，征下西讨、东防诸军。庚申，诏太保、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，决庶政，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，百官总已以听于二王。”^②高阳王、任城王就这样掌控了朝廷，而他们正是高肇的对手。“征下西讨、东防诸军”，就是命令高肇的军队归朝。宣武帝驾崩之夜，最高权力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，皇帝的本纪向来不记载这样的内容，反而是个人传记中，会记录得更加详细。《魏书·于忠传》有如下内容：

及世宗崩，夜中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肃宗于东宫而即位。忠与门下议，以肃宗幼年，未亲机政；太尉、高阳王雍属尊望重，宜入居西柏堂，省决庶政；任城王澄明德茂亲，可为尚书令，总摄百揆。奏中官，请即敕授。御史中尉王显欲逞奸计，与中常侍、给事中孙伏连等厉色不听，寝门下之奏。官阙侍中、黄门，但牒六辅姓字赍来。孙伏连等密欲矫太后令，以高肇录尚书事，显与高猛为侍中。忠即于殿中收显杀之。^③

很清楚，宣武帝驾崩之夜，最高权力的归属已经确定，高英及其叔叔高肇属于失败一方。当然，与高肇无甚举措相比，中宫的高英还是有所行动的。《魏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虽然很简略，但所涉及的事实依然重大，其文如下：

初，世宗崩后，高太后将害灵太后。刘腾以告侯刚，刚以告忠。忠请计于崔光，光曰：“宜置胡嫔于别所，严加守卫，理必万全，计之上者。”忠等从之，具以此意启灵太后，太后意乃安。故太后深德腾等四人，并有宠授。^④

①《魏书》卷八三下《外戚列传下·高肇传》，第1978页。

②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，第265页。

③《魏书》卷三一《于栗磾传》所附于忠传，第826—827页。

④《魏书》卷三一《于栗磾传》所附于忠传，第829页。

对此,《资治通鉴》几乎全采此文^①。高后的计划没有实现。杀胡贵嫔,是为了控制年幼的皇帝,计策失败,自然留下祸患。朝廷中大权也被对手控制,高皇后的未来险境,一望可知。

高皇后的杀人计划,看上去很像曾经的“子贵母死”故事的重演,但最初的环境与理据早就烟消云散,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斗争。利用“子贵母死”的传统,企图获得垄断性的政治利益,此时的政治斗争胜败,关键在于力量对比,不在于是非曲直。高皇后行为的失败,证明“子贵母死”这种手段已经丧失了利用价值,政治斗争的双方,都不再认可其中的任何合理性。高皇后的行为,可以看作是“子贵母死”传统最后一次回光返照,是最后的一次谢幕。后来故事的发展证明,高皇后因此遭到反噬,先出家,再丧命。

高英出家之前,先被立为皇太后,从前后事情的发展来看,应该是政治对手的缓兵之计。政治斗争的巅峰对决在宣武帝驾崩的当夜已经完成,大赦天下之后,新皇帝命令高肇回朝,而高肇会有什么举动,朝廷多有担心。《魏书·肃宗纪》“二月庚辰,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”^②,可以认为是在给高肇吃的定心丸,不希望高肇因恐惧而发动兵变。皇太后尊奉之后第二天,“辛巳,司徒高肇至京师,以罪赐死”^③。至此,这场政治斗争已经结束,之后是善后问题。“三月甲辰朔,皇太后出俗为尼,徙御金墉”^④,皇太后出家,就是重要的善后措施。

四、出家:政治失败者的出路

高英政治斗争失败,被胜利的一方当作善后对象,被迫出家为尼,进入瑶光寺。《高英墓志》特别注明“志愿道门,出俗为尼”,其中的无奈不难理解。然而,从另一个角度观察,所谓“志愿道门”也并非不可能。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,高英还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?比起失败就戮,出家为尼当然是比较好的出路。即使征求她的意见,为避免死亡而选择出家,当然可以自称“志愿”。

现有史书,没有透露高英日常生活与佛教的距离。不过就当时她所在的环境而论,正值北魏后期佛教大发展的时期,尤其是宣武帝,很是崇尚佛教。史称宣武帝“雅爱经史,尤长释氏之义,每至讲论,连夜忘疲”^⑤。宣武帝崇佛,还结成一段姻缘,后来的灵太后(胡太后)之所以入宫,是因为她的姑姑为

①司马光编,胡三省音注: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四八梁武帝天监十四年,中华书局,1956年,第4612页。

②③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,第265页。

④《魏书》卷九《肃宗纪》,第266页。

⑤《魏书》卷八《世宗纪》,第257页。

尼,经常入宫讲经。《魏书》记为“后姑为尼,颇能讲道,世宗初,入讲禁中。积数岁,讽左右称后姿行,世宗闻之,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”^①。皇帝对佛教的这种雅爱,肯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,后宫追随皇帝的爱好是理所当然的,所以高英与佛教应该不会陌生。

瑶光寺是宣武帝所建,是标准的皇家尼寺,内部奢靡华丽,“绮疏连亘,户牖相通,珍木香草,不可胜言”^②。从《魏书·释老志》的记载可知,宣武帝时是佛教在北魏发展的重要时期,“世宗笃好佛理,每年常于禁中,亲讲经论,广集名僧,标明义旨。沙门条录,为内起居焉。上既崇之,下弥企尚。至延昌中,天下州郡僧尼寺,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,徒侣逾众”^③。对佛教如此倾注感情,佛教的基本慈悲理论不可能不影响到宣武帝。所以修建瑶光寺、终止子贵母死的野蛮行为等,与宣武帝佛教修为应该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。政治斗争失败或者失意的皇后,丧失尊号之后出家为尼,高英并不是第一位。孝文帝废后冯氏,已经走在前面。《魏书》有如下记载:

孝文废皇后冯氏,太师熙之女也。太和十七年,高祖既终丧,太尉元丕等表以长秋未建,六官无主,请正内位。高祖从之,立后为皇后。高祖每遵典礼,后及夫、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。车驾南伐,后留京师。高祖又南征,后率六官迁洛阳。及后父熙、兄诞薨,高祖为书慰以叙哀情。及车驾还洛,恩遇甚厚。高祖后重引后姊昭仪至洛,稍有宠,后礼爱渐衰。昭仪自以年长,且前入官掖,素见待念,轻后而不率妾礼。后虽性不妒忌,时有愧恨之色。昭仪规为内主,谮构百端。寻废后为庶人。后贞谨有德操,遂为练行尼。后终于瑶光佛寺。^④

冯氏被废为庶人,最后出家,与后来高英的情况应该相似。高英被取消皇太后尊称之后,也应该是废为庶人。冯氏出家时,瑶光寺建寺尚未完成,建成之后,冯氏入住,终老于此。根据《魏书·王遇传》,作为曾经的故主,王遇在冯氏出家之后,还能经常往来,王遇依然保持对冯氏的尊敬,“执臣妾之礼”,其文如下:

废后冯氏之为尼也,公私罕相供恤。遇自以常更奉接,往来祇谒,不替旧敬,衣食杂物,每有荐奉。后皆受而不让。又至其馆,遇夫妻迎送谒伏,侍立执臣妾之礼。^⑤

王遇可以前往看望冯氏,奉送日常杂用,冯氏也可以前往王遇家中,可见冯氏

①《魏书》卷一三《皇后列传·宣武灵皇后胡氏传》,第393页。

②杨衒之撰,周祖谟校释:《洛阳伽蓝记校释》卷一《城内》,中华书局,2010年,第39页。

③《魏书》卷一一四《释老志》,第3304-3305页。

④《魏书》卷一三《皇后列传·孝文废皇后冯氏传》,第388-389页。

⑤《魏书》卷九四《阉官列传·王遇传》,第2195页。

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。高英出家之后,传记中规定的“非大节庆,不入宫中”,只是限制自由出入宫廷,其他的空间,还是可以自由往来的。《魏书》记载神龟元年“太后出觐母武邑君”之后被胡太后所杀。“出觐母”就是离开瑶光寺去看望自己的母亲。总之,出家为尼之后的生活,还是比较自由的。

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所谓天变,高英的结局或许与废后冯氏没有什么不同。应对这种天变,在当时的语境中,天变指向是当时的女主,即太后胡氏。胡太后却用高英这个前太后来顶替自己,终于导致高英的最后悲剧收场。高英出家时,胡氏还是胡太妃,五个月之后,晋升为太后,从此以后大权独揽,直到引发河阴之变,葬送了北魏。通常情况下,朝廷的政治都是“子贵母荣”,北魏时期存在的“子贵母死”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产物。就其本质而言,无论“子贵母荣”还是“子贵母死”,都是母子关系的内在转换^①。从胡太后开始,北魏重归子贵母荣的正常道路,但北魏的终结也为时不远了。

再回到高英之死,《魏书》传中记为“丧还瑶光佛寺,殡葬皆以尼礼”。《高英墓志》中也有充分体现,“弟子法王等一百人”如何,说明葬礼参与者都是佛教中人。然而,因为高英之死是代替胡太后应对天变,所以《魏书》中关于高英的称呼往往混乱不统一,甚至有“太后高尼”之类的称谓,如《魏书》中竟然会有“神龟元年九月,皇太后高尼崩于瑶光寺”这样的文字记录^②。就高英的身份而言,或者为太后,或者为尼,两者绝不能同时兼有,而史书的这类混乱,确实可以证明高英之死的特殊性。

或许,政治斗争的馀波才是导致高英之死的关键,而从废后冯氏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,北魏本来已经走出了灭绝人性的政治斗争泥沼,为政治斗争的女性失败者设计一条生的道路,那就是出家为尼。这个事实证实,北魏的政治文明获得了明显的进步。佛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新生事物,原本仅仅为信仰者预备的空间。从北魏的历史看,佛寺也为中国的政治提供了一种资源,失败的政治人物可以在那里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。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意义,就此而言讨论还不多,值得给予重视。

【作者简介】蒲宣伊,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隋唐史。

①史睿:《鲜卑婚俗与北朝汉族婚姻礼法的交互影响》,《文史》2018年第2期,第27-42页。

②《魏书》卷一〇五之二《天象志二》,第2583页。